

郭蓮花散文選 (2004-05)

【導 讀】

郭蓮花(1964-)，另有筆名莞然、洛特施，祖籍福建惠安，出生於雪蘭莪州巴生市。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學士、教育系碩士，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博士。現任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專業課程講師，著有散文集《走月光》(吉隆坡：大將，1999)、《春天種一棵樹》(吉隆坡：大將，2006)。本卷所選六篇散文，皆出自《春天種一棵樹》。除了〈一座山，一條河〉(2005)，其餘五篇都是二〇〇四年的作品，前三篇主要記述她在南京大學讀博士班期間的生活感受和見聞，後三篇則以西藏之旅的體悟為重心。

主題或情節越簡單的散文，語言技藝的水平就越重要，因為它幾乎成為主角，正面考驗著作者的文字功力，沒有迴避的暗角。〈雨歌〉便是一篇簡單的散文，寫南京的梅雨，和雨中心境。首先，她透過老家漁鄉的東北季風的驟雨，來對比南京的黃梅雨；熱帶作家寫一場午後雷陣雨是家常易事，但梅雨呢？郭蓮花對語言節奏的靈巧駕馭，在此充分顯現：「中午回來，身體一股黏黏塵味，洗個澡出來，又見樓外霖雨蒼茫成片。成天忽晴忽雨，難怪說黃梅天十八變。然而在已都市化的南京，家家房子玻璃、鐵窗、鐵籬重鎖，雨至不覺，還嫌它聲小。」乾淨俐落，不帶半點雜質，娓娓的敘述很有讀書人的沉味。尤其末兩句，文白相融恰到好處，將空間裡的氛圍緊

緊收攏在細微的梅雨聲中。

〈下一站〉寫南京的酷熱，不僅僅以自己的感官為憑，還借用《南京晨報》對電器公司的報導，證明全南京都熱得難受，最後自己不得不淪陷在這一片「火熱的商機」之中。短短的篇幅，卻有好幾道漂亮的轉折。〈冥想〉也是被熱出來的，無論是「盼望自己是一件掛在繩索上的濕物」或「我更希望自己是一川瀑布」，都飽含苦中作樂的幽默感。文章寫得最出色的一段是：「不然，成為一個西瓜也不壞。在烈烈的酷暑，坐著，人們可以感覺到汗從毛孔溢出的逼擠；走著，小腿忽然一陣虛軟！坐著，竟呼嚕打鼾。那時，我甘願農人、小販把我高喊賤賣」長短句的錯落與念頭的鋪排，真把那種渴望和冥想，在放大的毛孔中逼擠出來。

〈一座山，一條河〉、〈一座白雲飄來飄去的城市〉、〈圓滿〉三篇，記述了郭蓮花青藏高原旅行之後的心得。何乃健認為這幾篇遊記的篇幅簡短，然而郭蓮花卻成功地以極少的文字，將藏民的宗教情懷與自然景色互相融合，從而產生恬靜柔美的意境。在這個瀟灑著詩意的境界中，處處閃現出作者鮮明的思想和熾烈的感情。例如〈一座山，一條河〉，郭蓮花憑藉了想像，以燦爛的雪山峰頂和布達拉宮鑲金的金頂互喻，深深觸動讀者的心靈。在〈圓滿〉一文，對藏民虔誠禮佛的描寫非常生動、精彩。她通過擬聲產生的聽覺意象，將五體投地的動作刻劃得栩栩如生。言簡意濃的描寫，為讀者提供讓想像馳騁的空間，把虛無縹緲的哲思化為形象的畫面。五體投地的莊嚴場景，讓讀者能真實地體悟：「莊嚴就是生命的崇高境界，莊嚴就是人間可實現的淨土」（〈聆聽幽澗的吟唱〉2005）。

郭蓮花學佛多年，在藏傳佛教的主題上，格外能夠催化出其文字蘊含的潔淨與寧靜，還增添了一份莊嚴感。

雨 歌

轉入六月，空氣溼濕帶著悶味，毛毛雨在薄薄的陽光中一陣一陣飄灑，像馬來人說的黃金雨，只是淋著了會白頭髮。報章上說黃梅雨來了，請做好防雨的工作。生長在馬來西亞半島西岸，多年對著那一年二季的東北、西南季候風在老家河口將雨迎送，我已不驚不愁。在寂寂的水鄉，雨降掀平波，雷劈窗欲落，坐在亞答高腳木屋裡，聽潮打雨哭，感煙波靄靄，長年迴圈，木板都斑駁腐爛。只是東海岸每年在東北季風期會鬧水患，傷亡、搬遷、救災總是難免。

像我這樣一個除了讀書就沒事做的閒人，雨來閉窗，水至撐傘也就算是防雨了。早上若有課，打傘出去，霏霏細雨停在花傘上寥無聲色，只是金銀街早已沾沙漬水。路邊賣早餐的小販搭起大傘，豆漿、燒賣、湯麵蒸氣沸沸，盡化入潮溼的淫雨中。中午回來，身體一股黏黏塵味，洗個澡出來，又見樓外霖雨蒼茫成片。成天忽晴忽雨，難怪說黃梅天十八變。然而在已都市化的南京，家家房子玻璃、鐵窗、鐵籬重鎖，雨至不覺，還嫌它聲小。在我熟悉的漁鄉，老天一變臉，鄰居們就紛紛跑出屋子，互相幫腔忙著喊落雨，收衣物、蓋魚蝦、關窗門，人呼雨嘶鬧成一片，那時才叫做天人合一呢。宋代詩人趙師秀在〈約客〉詩中有這麼一聯：「黃梅時節家家雨，青地池塘處處蛙。」可惜西苑留學生樓矗立鬧衢，四面叢廈包圍，飛鳥的影子都不見一隻，蛙鳴只能在夢裡相聞。

在宿舍，既聽不見雨喧，也不聞蛙響，成日心裡對口中喃喃的

古文老感覺高攀不上，這種苦恨是很難向人說的。那個午後，讀著讀著極困，躺在床上也就睡著了，室友卻正襟危坐，在她的案頭練歌，一句一句往複習唱。她的音色清脆銀亮，歌詞不是聽得很清楚，卻想像是一位古代年輕女子在花園吟歎。醒來還懶，索性偷取歌聲養神，直到歌畢才翻身坐起：

「你唱什麼歌？」

「崑曲。」

我一向不愛唱歌，忽然想高歌：

「你能教我唱日語歌嗎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室友當場拿出一張紙，寫下兩首四拍一節不同歌詞的簡譜，速度之快，不愧是八級資格的鋼琴手。輪到我坐在自己的書桌前，專心地聽她教我唱第二首。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：「降雨了，降雨了。母親撐著傘來接我。乒乒戛戛喃喃。」在輕快的節奏中，想像一個小孩在外，也許就在學校，放學時正碰上大雨，慈愛的母親趕快給他送傘，孩子焦慮的心消失了，高高興興地依偎在母親身旁共持一把傘回家。唱著這首歌，想起了母親在我念小學時，下雨家裡沒傘，著急地籌錢買傘讓我們姐妹去上學的情景。落雨天不必上學，母親沒法找出這句話的邏輯。如果我要寫一首雨歌，我應該如何對母親下筆呢？抬頭，窗外已冥濛漉漉，沙沙的雨聲竟淹沒我那牙牙學語似的日本音。

黃梅雨就是黃梅季下的雨，也叫梅雨、黴雨。據說出了梅夏火就延燒過來，倒想嘗嘗黃梅的滋味。至於雨，就讓它痛痛快快又安安靜靜地淋灑我焦慮的心吧，在我踟躕只剩那麼一截春季學期的路尾上。

下一站

二〇〇一年出梅的第一天，南京一下子掉進攝氏三十七度的「火爐」，而我偏偏選中這個吉日遷居。《南京晨報》對該日的描述是：「馬路上柏油烤化。」至於各商場電器公司「火爆」的場面，更有卡通片的滑稽感：「早上七點多，成百上千的顧客就攥著鈔票直奔空調櫃檯。」那天，一早便著手收拾零碎的物品，來南京不過十個月，買的書竟達十多箱，一箱一箱散置在房裡已阻礙行動。兩個同胞過來幫忙，又推又拉地把書物搬到底樓，氣喘喘，汗漣漣。當東西堆滿一輛三輪運貨車，車夫準備把它推向離西苑百米遠的新巢時，日光灼灼，燒痛肌膚，看著「嫁妝一牛車」，一時悲欣交集。終於——離開我住不起的留學生樓。

該報還引用南京一家電器集團總裁的話：「本公司已調整部署，華東長江沿線高溫，首先保南京……」風聲鶴唳，幾有抗戰保衛家園的壯烈精神。運貨車轉入小巷，左撇右拐，停在鐵門口，個個汗滴塵土。其中一個問：「老師，如果把雞蛋放在頭上，不知會不會孵出小雞？」再七手八腳把東西又拎又扛地搬入二樓，屋裡一時熱浪襲人，鼻樑二側細流直瀉，額頭一片湖波。這樣的天，在這樣的天搬家，來去幾趟，忽然體會到所謂的「造孽」，就是在不適當的時候做不適當的事。

總裁其實早胸有成竹，繼續發表他的商業策略：「除了調動四億多元的儲備外，還從國內連鎖企業、廠家及物流線上調集萬名熟

手，開進南京……」下午，幾人乾脆打的*直趨電器商場，在人頭攢動的隙縫選購需用品。單單我就買下了一把風扇、一架純淨水機、一個水枕、兩件露背裙……還有什麼地方比在中國更容易做生意？

回到家，趕快開動風扇，喝一杯純淨水，癱坐在走廊吹風時，黃昏已蹣跚步來。晚上將房子洗刷一通，房東過來，看看廚房，瞧瞧陽臺，點一點頭說：「我相信你可以幫我顧房子。」夜深，開足風扇，熱氣依然烘烘燠膚。枕上水枕，只覺腦波起伏，身子左翻右滾，埋怨穿衣服是多餘。附近的上海路傳來巴士的錄音：「湖南路到了，請下車。請不要橫穿馬路。下一站……」

[*編者註]：打的，中國內地用語，即搭乘「的士／德士」（taxi）

冥想

盼望自己是一件掛在繩索上的濕物，在戶戶苦熱的當兒，淌盡一生的淚。南京處於沿江谷地，東、南和西南多丘崗地形，西北和北部臨江，造成地面和低空氣流較弱，異常悶熱，而悶熱已成為南京人夏季的心痛。因此，當俗人如我與人見面，除了以「熱死了」、「熱死了」問候外，還能說什麼？滴滴答答，在家家的屋頂，淋漓盡致而歡暢，還有什麼比一件濕物更痛快？

我更希望自己是一川瀑布，最好是謫仙人說的那種：「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。」如此冰涼的天上之水，那我的同胞在洗澡時就不會被自來水「燙傷」，我也不必在沖涼後來不及著衣便香汗涔涔；如此雄偉的帝遣之河，一些市民就不用在公園樹林間綁搖籃，絞傷樹木，更不再讓古樓醫院的工作人員疾呼：「請不要來醫院乘涼。」大家都爭往觀睹了，抱一點點慕古之懷和想像。

不然，成為一個西瓜也不壞。在烈烈的酷暑，坐著，人們可以感覺到汗從毛孔溢出的逼擠；走著，小腿忽然一陣虛軟！坐著，竟呼嚕打鼾。那時，我甘願農人、小販把我高喊賤賣：「西瓜，西瓜，又甜又香，一斤兩毛！」人們以籃以簍以袋拎我扛我，回家再以刀切我拉我，接而大口大口地嚼我噬我，成為人間的一道瓊漿玉液。

再不然，我願化為一隻蝸蠅兒。農夫把我自叢林間捉獲，裝進小小的四方形篾盒，再綴串為圈掛於扁擔的兩端，在鬧市中將我兜售。我的身體有的綠，有的褐，腹部大，翅膀短，跳躍是我的看家

本領。只要食我以嫩葉和花，即使囚匿在方寸間的箴盒，我也能活命長達三個月。請將我買回去放在窗口，我會盡力發動我前翅的發音器，成日不眠不休地為您歡歌和舞蹈，降服您內心的鬱躁和煩悶，並及早把秋天催來。我有雨花臺烈士般的犧牲精神，如果，那一天，我泣血聲歇而絕，請您將我的薄軀埋在秋壟中，讓我乘願再來，在明年的春泥中再次蛻變為哥哥⁽¹⁾！

注（1）：蝨蝨兒，雄的有發音器，有的地區叫哥哥。

一座山，一條河

行途撲撲折折，車跟著路轉，路跟著山川兜，也不知到底看到了哪些山，越過哪些水，在一座滿目崇嶺、河流縱橫遍佈的青藏高原。

那天出了格爾木，通過了進藏檢查站，黃昏隨在車尾。格爾木河十八相送，在穀中與柏油路逶迤同行。格爾木河源發北端的布達遜河，如今往南湍湍躍騰，嗚嗚咆哮，打破了高原的寂靜，而你寧靜的心也時時為景物激起了驚歎。那麼澄澈、碧綠的水，那麼險峻的溝壑，那麼壯麗的山脈，那麼湛藍以致化不開的雲層，到底它們將綿延到哪裡？放眼遙處，山頂覆雪，冰川流瀉，形成平地一道一道深峭的河床，滋養千里草木，蒼蒼叢中牧人、犛牛、羊馬隱隱露現。終於在一個叫納赤台的地方，格爾木河穿下橋跟青藏線分道揚鑣向西走，奈齊郭勒河即刻來相伴。此水比格爾木河多了幾分心平氣和，有時它流布成灘，岸邊、水中儘是花紋斑斕的石礫。忍不住，跑到河湄洗個臉，水自然是冰清玉潤，而淺淺斜斜、闊闊溜溜的水面，光影浮漾，絢麗糜爛，韋應物的「夕陽明滅亂流中」難道是這樣嗎？

醒來只聽有人喊「下去方便！下去方便！」急了便跟著一夥人奔絕塵。那時天地已光，空氣澄淨清爽，跑啊跑，在一隅突土覓個隱處解決了事。接著返跑回車駐的地方，跑得比剛才還疾速、自在，只是一踏上車階，頓時天旋地轉，氣一時接不上來，你倏忽發

現你忘記了你正在一座高原旅行！

那個白天你偏頭疼，不敢躺下，整整十個鐘頭挺直背脊骨，唯恐一臥下去就不行了。巴士在半夜已繞過了那座高四七六七米的崑崙山口，據說山頂寸草不生，即使是夏季也是寒風刺骨，肯定令人喘息。而你彷彿逃過了一個劫數，慶幸那時沉沉昏睡不覺如一直說的有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浮沉」的豪邁氣概。車往那曲的方向無夜無日奔馳，路攆過楚瑪爾河，爬上超過五千米高的風火山口，跨上沱沱河、越過曲爾尕，一支通天河的分流。布曲⁽¹⁾陪走了幾小時，驅抵唐古喇山口後，安多曲來接棒，興奮地跟巴士同跑。一路山脈綿延不絕，大河小溪南北縱橫，活潑的生命在廣袤無際的高原讓你體會到自由就是無恐無懼。在林芝地區，浩浩蕩蕩河中真的有「中流砥柱」的景觀，那塊大石任由飛浪挑撥、拍擊，一動也不動，很有頂天立地、倨傲世俗的神色。而當你獲知途徑的河流如楚瑪爾河、沱沱河、通天河都是屬於長江的源頭時，你這個旅居長江尾的女子就不能不有一種難以遏止的激動，「我住長江頭，君住長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見君，共飲長江水」的歌聲娓娓，你我的相思苦恨從此休卻。

雪峰永遠是沉穩、睿智、潔淨的。在納木措⁽²⁾的清晨，雲開氣清，一群雪峰突起現前，冰霜覆蓋的頂面，在晨旭的照射下竟如布達拉宮的金頂⁽³⁾，不，是鎏金的金頂像這一片宛如諸佛居住的毫光瑞境。原來藏人是如此敢於想像和實踐，把遙不可及的自然景觀都搬上佛教建築物，用以膜拜和景仰。

幾日行走藏地，感覺那裡的山與河深深依戀已經很久。已經很久了，河有時成就了山強大、崇巍的剛陽氣概，有時把他吞噬化為平坦、溫順的田園；山有時成就了河的脈脈溫柔，有時讓她放蕩成

性，難以收拾。而在公路延觸不及的飄渺、深邃僻壤，那兒到底還有多少座山，還有多少條水，山水對西藏的人文景觀又起怎樣的作用，其中一定有文章可作。

青藏線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，從西寧至拉薩，全長一九三七公里，只要看一看你搭的巴士，輪子幾番陷入凜泥不能前進，狹道崎嶇蜿蜒十分風險，冰雹橫空交下，你就曉得進出西藏在還沒有柏油路時可能是一個神話。如今一路上，鐵路工程如火如荼展開，預計在二〇〇七年火車直通北京和拉薩。工人所面對的難題之一，自然也是山水重重來阻擋的現實。而從一則口號——「金戈鐵馬戰青藏，雪域高原鑄豐礦」卻讓你思索起生存的問題。當年所謂的解放軍是如何進藏的？十四世達賴喇嘛又是如何逃遁出去的？前者也許靠的是英勇無敵，後者也許靠的是神通廣大。在偶爾車輛呼呼馳騁的山區，你看見有人一路做大禮拜，走三步後停住，兩手往前向石頭路擦去，五體投地，朝聖的目的地是拉薩，那需要多少對諸佛的虔誠才能完成心願呢？看來，這是一個人類十分懂得祝福法門的地方，熱衷修持解脫和慈悲喜舍，精進得讓人瞠目結舌。

成日在高原走來晃去，有看不完的山，數不盡的水，達賴喇嘛為續佛命逃出西藏，李娜唱絕了〈青藏高原〉，叫人裹足不前自己卻出了家。歌中有這麼一段：「哦，我看見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連，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」而你只想說：「佛啊！請保佑這裡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支水，還有每一個生存在青藏高原的生命。」

注：（1）曲，藏語意為河。

（2）措，藏語意為湖。

- (3) 金頂指的是靈塔殿和主供殿的鎏金屋頂，共有七座，上有許多鎏金裝飾，四周是一些經幢、經幡。

一座白雲飄來飄去的城市

從八朗學旅館的三樓宿舍視窗望下，你看見北京東路旁走道的一幅流動景觀：工人推動木製的三輪手推車、盲人一手拄著柺棍兒走，一手抱琴、穿藏袍的婦女背著小孩，右手搖動轉經筒、身著深紅長袍的喇嘛闊步行去、綠幡飄蕩的三輪車鏗鏘條過。看呀看，作為背囊一族，你也走入這道風景，東張西望，直到臉上幾絲涼意，彩雲飛散，雨飄成片，才疾步找個地方避雨。

傳統的藏人商店都有玻璃窗戶，窗臺寬又突，剛好讓你立於其下，駐觀雨中的緣起。擺地攤的小販收拾貨物慢條斯理，彷彿在告訴你這雨沒什麼。走廊的幾個僧人仍然坐地唱著聖歌，音律朗朗而有節奏。乞丐頻頻趨來，你的眼瞳映著對方襤褸的衣著和平淡的表情，童叟男女皆有，心裡猶豫不決。走的走，跑的跑，喊的喊，默的默，一切是那麼理所當然，在一座已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古城。等到天開豁亮，雲雨移陣，才繼續溜達，隨著行人湧向八廓街老城區，繞走一條千古的轉經道。

最記得那個傍晚，來到拉薩的第二天，夕陽璀璨，細雨霏霏，東方的朗空驟現雙道彩虹。久居鬧市，想目睹一道虹彩已屬奢念，何況是兩道，上下弧拱相映！當時人坐在布宮廣場的草坪上，又錄影又拍照，唯恐七彩之神不願久居。忽然，你覺得這是你生命中最幸運的一刻，這是這座日光城的諸佛菩薩對你的加持。從那日起，

走在這塊海拔三六五八米的神聖之地，總會不時抬頭看一看天空，猜想那裡的雲低低，那裡就要落雨，然後彩虹擎起。

在西藏，六至九月是降水期，據說站在布宮廣場的池塘邊能看見布宮完整的倒影。那天，趨前時倒影已被點點的雨水砸成尾尾游魚。有時，好不容易徒步到那兒，覓得樹下一塊座位，才掀開報章，嘩啦嘩啦竟從樹梢蹦跳滑落，只得撐傘離去。只是，廣場樹上的白棉絮紛紛揚揚，落得濕路頓時愁容淒慘。晚上，在露天的旅館陽臺看星斗輝燦，或臥床正眠，屋頂一陣勁雨滾石般橫空劈下。這種突如其來的急雨，拉薩人樂得清涼，可憐你這個平原人，好幾回被弄得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，怨起了天。

夜雨後的清晨，喜歡走進小昭寺路，一條用四方花崗岩鋪成的商道。那裡兩排相對的小店鋪，還有店鋪前的地攤，貨物琳琅滿目，藏、回、漢等族人參雜往來。路上沆沆窪窪，天空的白雲映照在積水面，一朵一朵流去。那些一手晃動轉經筒，一手撥動念珠的男女藏民，一路不絕；留長髮辮的老婦人和一頭毛茸茸的白胖綿羊同行，宛如童話裡你曾想像過的一幕；戴高高四方帽的男子坐在潮濕的地上，前面的地毯擺著幾種法器，手搖響銅鈴，口念念有詞，他在化緣嗎？而頭戴圓絨帽的回民男子，他的長袍款式和顏色跟中原的僧人沒有太多的不同。如果時光可以倒退，你願意是高原的一縷素雲，在生生世世的緣起緣滅中，親睹這裡文化的嬗變。

黃昏，大昭寺的天空白雲閑浮，紙鳶乘風遨遊。天空下，小孩追逐遊戲，大人在陰涼處休息。拉薩氧氣稀薄，容易造成氣喘頭暈，戒急緩行變成了每日的修行法門。走著，走著，終於，你發現——要練得一股從容不迫、神寧氣閑的風度，唯有在一座白雲飄來飄去的高原城市。

圓 滿

如果說，依山矗立的布達拉宮是菩薩住的宮殿，富麗堂皇，高不可攀，那麼，平地而建的大昭寺就是藏民隨時可以進出的鄰居，那麼親切、隨和，散漫著一股濃厚的平民氣息。而我順著時針，繞走轉經道來到大昭寺入口處，一心一意想一睹世尊的風采，一尊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鍍金佛像。

大昭寺的建築面積達二五一〇〇餘平方米，買了票，走向森森古樸的迴廊，再湧入人潮已不辨東西。首先，一堵大壁畫赫然現前，一尊一尊的佛，其首光環散彩，五顏六色，四周圍的菩薩、神靈、凡人問訊、聞法，靈界澎動、生輝。不很清楚圖中的故事，只是壁畫尚保持完好，想起了敦煌壁畫慘遭剝剝刮刮的浩劫，藏人的護教不也能反映那時中原精神的沉淪？大昭寺正門外，一片人頭起伏。磕等身長頭的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他們腳前鋪一紙或一布，手掌纏一條念珠，雙手合十在額頭、嘴前、胸部，下蹲，兩掌置於地面的兩片厚紙，然後「唸——」一道急速的尖響，五體投地。如此拜一萬次，已叫我這種傲慢眾生驚心而慚愧。

寺內殿堂洞洞，跟著朝佛人群的節奏出入流轉。每一洞的佛壇，油燈忽明忽暗，儘是影影幢幢遊走。酥奶油味濃烈瀰漫，新油舊油交融，千古與今燃成一盞明燈，只能仰著頭走入了神奇的時空。古老的檀香木門、金光煌煌的唐卡^{*}、被摸滑的高大古柱、樑柱上的千年雕刻、慈顏的菩薩、猙獰的鬼神，予人置身古代的驚喜感。不知

不覺，擁擠的人隊湧至主殿「覺拉康」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佛冠，看到了佛身後壯觀的裝飾，看到了佛的袈裟，鑲嵌著無數的珍珠、寶石、青玉和瑪瑙，看得兩眼發愣。而佛的童顏，竟是成熟、自信中散發著威嚴的光芒。藏人用他們最珍貴的財富獻給佛，也為人類提供了想像空間，因為瞻仰這尊由唐代文成公主進藏時攜來的佛像，忽然發現，莊嚴就是自我尊重，莊嚴就是生命的崇高境界，莊嚴就是人間可實現的淨土。在人推人徐步而不容許回頭細瞧的擁擠中，終於，輪到我踏上木階，佛盤腿坐在高高的大理石底座，一伸手即可觸。《法句經》一八二云：「得生人道難，生得壽終難，得聞正法難，遇佛出世難。」想到自己生生世世輪回生死，佛出世，我在哪裡？如今佛就在眼前，豈能再錯過？於是，學起藏人，將額頭頂在佛的左膝，「啊，四生慈父！」。

過後，去了納木湖，走了林芝路線，水光山色片片遞來。在歎不盡的感動之餘，提醒自己在離開西藏之前，一定要再去大昭寺一趟。那一天清早，買了一條銀光色的哈達，混進藏人朝佛的行列，排隊——蠕動——流轉。五體投地的，添酥奶油的，佈施財物的，念誦佛號的，甚至用哈達拂拭佛堂低低的門楣的，每個人的臉幾乎都是憨厚無邪的，記起了一位唐卡村的漢族職員深深的感歎：「如果你能細心體會藏人對生死的想法，你就會覺得人生短短幾十年，每天都應過得充實美滿。」又至「覺拉康」，佛依然莊嚴、慈穆，我也有幾分從容。兩掌齊舉捧著哈達至胸，邊走邊望著佛，眼看願望就要實現。踏上木階，在旁的喇嘛將哈達接去，俯身下跪，往佛的右膝一頂，「慈父，請再接受我真誠的一拜！」。

[*編者註]：唐卡是藏語的譯音，原指各種質地的捲軸畫，現存唐卡大多以佛教圖像為主，是西藏繪畫藝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